

中华 礼师 文化

金皓 著

學苑出版社

中华狮文化

金 皓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狮文化/金皓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5077 - 4796 - 6

I. ①中… II. ①金… III. ①中华文化 - 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7961 号

责任编辑: 周 鼎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 163. com](mailto: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 010 - 67601101 (营销部)、67603091 (总编室)

印 刷 厂: 河北三河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 787 × 1092 1/16 开本

印 张: 8.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前言

“殊方异物”的狮子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华文化领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兽中之王”到“吉祥图腾”的演化，历经了千年的风雨，见证了历代的更迭。中华狮文化通过传统的根植、宗教的洗礼、民族的融合、南北文化的糅杂、中外文化的交流，从移植、归化到创新，经历了漫长的衍化。它滥觞于东汉，风靡于唐代，定型于宋代，普及于明清。几千年的发展，狮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华文明的诸多领域，成为中国古老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庞大深邃的体系，无处不在，无处不美。从陵墓阙台、门庭宅第到庙祠宗堂、园林桥梁，从狮子雕刻、舞狮艺术到金银器皿、印染织绣等，狮子成为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祥和象征物，被赋予辟邪驱祟、富贵生财、子孙繁盛和人类守护的象征意义。狮子形象承载着中国先民绵长的文化记忆，它作为中国古文化的一种物化形式，反映出华夏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兴盛衰落，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符号。



几千年来的代代相承，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构成了中华民族之精神，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光辉，更是中华民族觉醒和强盛的象征。

本书从“百兽之王”、“石狮雕刻”、“舞狮艺术”、“狮之百家”四个章节阐述中华狮文化的基本精神，揭示它特定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精神特质。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充分感知先人审美取向的基础上，中国狮文化将会被演绎得更加生动、更加精彩。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百兽之王	001
一、狮子入华	001
二、佛教与狮子	006
三、中外狮文化	010
第二章 石狮雕刻	021
一、石狮的演变发展	021
二、石狮的文化剖析	056
三、石狮的风格与流派	061
第三章 舞狮艺术	069
一、历史溯源	072



二、舞狮文化	076
三、舞狮流派	076
四、各地舞狮	082
 第四章 狮之百家	089
一、金属狮雕	089
二、民间石狮	095
三、狮子的引物连类	107
结 语	123
 参考文献	125
 后 记	129



第一章 百兽之王

一、狮子入华

狮子是唯一一种雌雄两态的猫科动物，体型巨大，毛发短，体色有浅灰、黄色或茶色，尾部末端有一丛毛，雄性有黑色或暗褐色的粗糙鬃毛。在历史上狮子曾广泛分布于非洲、西亚和南美，是“百兽之王”，是勇猛、力量与权威的象征。古时南美与中国远隔重洋，无法交往，非洲进入中国须途径西亚，海上交流较晚，故狮子传入中国最早通道应该是西亚。至于狮子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依据各异。

最早记载狮子传入的为班固《汉书·西域传》，文称：“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可证西汉时已有狮子传入。但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曰：“‘狻猊’野马，日走五百里，食虎豹。”“狻猊”有学家认为是古代于阗、疏勒一带“塞人”（斯基泰人）对狮



子称呼的音译，郭璞注曰：“狻猊，师子，亦食虎豹。”《尔雅·释兽》中记载有“狻猊（猊）如猫，食虎豹”，郭璞也注曰：“即师（狮）子也，出西域。”可见狮子传入中国早于汉朝，所遗憾者，目前尚无法找到更确切的记载。

东汉时期西域入贡中国狮子的纪录甚多，《后汉书·章帝纪》记载：章和元年（公元87年）“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章和二年（公元88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在东汉永元十三年（101年）、东汉阳嘉二年（133年）又有进献。狮子于东汉入贡，当与班超经略西域，打通丝路有关。据《东观汉记》中的描述：“师子形似虎，正黄，有髯，尾端茸毛大如斗。”当时对狮子的了解已有确切形象了。

此后，至唐代狮子入贡也不少，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康国、吐火罗、波斯等国都曾向唐王朝进贡过狮子，皇家禁苑中也豢养过狮子。唐显庆二年（657年）和唐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国三次献狮子。《后唐书·康国传》载，唐贞观九年，西域进贡狮子，唐太宗特命秘书监虞世南作《狮子赋》，虞世南把狮子称为“渺渺地角”、“悠悠嶂表”的“绝域之神兽”，“瞋目电睨，发声雷响；拉虎吞貔，裂犀分象”，“藏锋蓄锐，饵耳宛足”。据《宣和画谱》记载，唐代画家阎立本画有《职贡狮子图》，此画已佚，宋元之际周密《云烟过眼录》有记载，称画中有“大狮子二，小狮子数枚，皆虎首而熊身，色黄而褐，神采集然，与世所画狮子不同”。《资治通鉴》卷205记载：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大食请献师子，



姚寿上疏以为“师子专食肉，远道传致，肉既难得，极为劳费。陛下鹰犬不畜，渔猎悉停，岂容菲薄于身而厚给予兽”！乃却之”。姚思廉上疏认为狮子“非肉不食，自碎叶至都，所费广矣”而请求“却贡”（却贡：就是把狮子列为不受欢迎贡品）。武则天同意了他的请求，耗资昂贵而无甚用途的狮子遭到了极大的冷遇。两宋时期，狮子作为贡物仍然络绎不绝地进入中原地区。但是，这些狮子不再像前代那样得到优厚的礼遇，进宫者所得回报也就大打折扣，常有却贡的情形。宋代正史中有贡狮记录有四次，两次被遣返，一次被拒绝。

西域的贡狮活动在南北朝至隋唐、明代曾经两度形成高峰，特别是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后，南海西洋贡狮活动还出现过高潮。据说在紫禁城中有一个辽阔的万牲园，那里饲养了非常多的动物，“有数百头各国国王进贡的狮子”。《明史》卷32《西域传》载“郑和使西洋，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明史》卷326《外国传》记“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官同姓者，（于阿丹国）往市得……狮子……以归，狮子形似虎，黑黄色，无斑，首大，口广，尾尖，声吼若雷，百兽见之皆伏地”。这时很多贡狮不由陆路走，而是“假道满刺加，浮海至广东”，通过南海西洋的海路来华。而且明朝贡狮的地区和国家数量很多，一度还形成了贡狮的高潮，明朝廷内“却之”之声四起。明成化十七年（1488年），陆容针对进贡的狮子上疏“狮子固奇兽，在郊庙不可以为牺牲，在乘輿不可以备驂服，不宜受”；明弘治二年（1499年），明朝内阁首辅大臣李东阳为当时的狮子“却贡”而专门写了一则歌颂圣明的《却贡狮



诗》。可见，只有观赏性而没有其他利用价值的狮子在崇尚实用的朝廷中地位低微。随着西域各国大量“贡狮”，宫廷对狮子的神秘感逐渐消失，加之“贡狮”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促使了“却贡”，明末清初，贡狮活动基本停止。

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葡萄牙使臣本托·白垒拉进贡非洲狮，此为清代唯一的外国献狮记录。《清实录》载：“西洋国主阿丰素遣陪臣本多白垒拉进表贡狮子。表文曰：‘谨奏请大清皇帝万安。前次所遣使臣玛讷撒尔达聂，叨蒙皇帝德意鸿恩，同去之员，具沾柔远之恩，闻之不胜欢忭，时时感激隆眷，仰瞻巍巍大清国宠光，因谕凡在东洋所属，永怀尊敬大清国之心，祝万寿无疆，俾诸永远沾恩等日月之无穷，今特遣本多白垒拉贡献狮子。’”康熙帝对葡萄牙贡狮行为进行了评论：“异兽珍禽，虽古人所不尚，但西洋远贡来京，跋涉艰阻，多历岁月，诚心慕化，良为可嘉，却之非柔远之德，故留畜上林，非侈苑囿之观也。”清代文人对其报以非常大的热情，曾以各种赋、诗、画、笔记等体裁加以记录。这些文献记录既体现了在当时特定背景之下的政治含义，又表现出清代文人对贡狮的中国式的文化释读。如陈梦雷有《西洋贡狮子赋》，称“奇形之突兀”之贡狮的出现，“雕隼九霄而羽折，鸡犬千里而声歇……壮夫为之胆栗，力士为之心眩。若夫铜首抵荡，铁额触薄，声吼天关，足撼地岳”。传教士利类思也曾根据阿尔特劳瓦地所著《生物学》中的段落写作了《狮子说》一文。除了用诗歌、词赋来对狮子赞颂外，当时也有画家为狮子做图描摹，官吏部侍郎阿尔稗曾做《西洋贡狮图》。



与官方对狮子的日渐生厌相对照的是，狮子进入中原以来，经过本土化融入民间之后，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作用，在中国民间却逐渐形成了对狮子的崇拜，并由此形成了丰富的中国狮文化。狮子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文化符号，成为民间的保护神、辟邪之物、祥瑞的象征。狮子被世俗化后，被赋予了更多的功用与象征意义，如迎福纳喜、富贵生财、子孙繁盛等。今天众多饭店酒楼、剧院银行、政府机关，同样处处可见各种狮子雕刻。民间舞狮活动也成为我国重要的民俗文化现象，其南北不同，风格各异，种类繁多。它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宗教活动的不断开展，以及民间社火和节日庆典等文化活动的盛行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还有民间的狮糖、狮馍、绣狮、拴娃狮、压棚狮、镇桥狮和丰富多彩的狮子吉祥图案，狮子形象已深深地融入了国人的生活。狮子从外形演绎，到精神被崇拜，凝聚着中国本土浓郁的特色，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

综上所述，狮子入华滥觞于汉代，在南北朝至隋唐、明代曾经两度形成高峰，并与佛教紧密联系，深入中华文化的民俗与艺术，明末清初贡狮活动基本停止，“贡狮”因为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华而不实。但是，西来的狮子在民俗生活中得以存活，狮崇拜和狮文化在中国不断发展、完善，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狮文化，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华人向周围国家、地区的迁移，从而将中国的狮文化播向四方，亚洲的日本、韩国、泰国、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国的狮文化都深受中国狮文化的影响。狮子入华，体现了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互转换，外来



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相互融合，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二、佛教与狮子

佛教，起源于远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乔达摩·悉达多（佛号释迦牟尼）在大约公元前6世纪对于佛弟子所开示的教导，后发展为宗教，是世界三大主要宗教之一。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大体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主要有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三大派别。佛教起始于印度，发展在中国，又远传于日本、韩国，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佛教文化艺术主要用于表现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向世界各地，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它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佛教产生之前，古印度把狮子称作“百兽之王”，常把帝王比作威武迅猛的雄狮，释迦牟尼的祖父就被称为“狮子颊王”。佛教创立后，以狮子为灵兽，对狮子形象更加推崇备至。《大集经》卷十曰：“过去有一师子王，在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兽中之王。”这种崇狮文化对佛教产生很大影响。佛祖还被誉为“人中狮子”、“人雄狮子”、“大狮子王”等，如《释氏要览》云：“天竺大乘沙门佛陀斯那天才特拔，诸国独步，内外综博，无籍不练，世人咸曰人中狮子。”《大智度经》卷八曰：“又如师子，四足兽中，独步无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于九十六种外道之中，一切降伏，故名人中师子。”狮子



成了佛的化身。《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载：“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待列门侧。”狮子又是佛的护法。

在佛教经典中，称佛的说法，特别是始祖释迦牟尼佛的说法为“狮子吼”。《景德传灯录》记载：“释迦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演法无谓，犹狮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代表的是“如来正声”，能降服一切魔鬼。当佛说法时，菩萨起勇猛心求菩提，因而外道、恶魔生怖畏，犹如狮子吼时，小狮子亦增威，百兽怖伏。又如《如来狮子吼经》云：佛陀说法如狮子王之咆吼，能听闻者，皆具有大善根功德。狮子吼，喻佛在大众中演说佛法，心中无所畏惧，好像狮子作吼。佛曰：“我当令一切众生，未度者度，未脱者脱，未安者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是为“大悲狮子吼。”《普曜经·论降神品》：“譬如狮子吼，诸小虫怖惧，畅佛狮子吼，降伏外异学。”佛菩萨演说决定之理，降伏一切外道异说，故称狮子吼。后来相传当佛祖在印度讲道时，大群狮子都汇聚前来听道，因而佛教徒将狮子视为庄严吉祥的神灵之兽而倍加崇拜。此外，高僧说法，有时也被誉为狮子吼。如唐刘禹锡《送鸿举游江南》诗：“与师相见便谈空，想得高斋师子吼。”又如《五灯会元》中：“寂子说禅如师子吼，惊散狐狼野干之属。”佛门中演说狮子吼法门的最主要经典包括《金刚经》《心经》《天地八阳神咒经》《如来狮子吼经》。

佛教经典中称佛的坐席为“狮子座”，又称作“狮子床”、“狻座”等。《大智度论·七》：“佛为人中狮子，佛所坐处若床，



若地，皆名狮子座。”后来佛教在中国传播后，把佛像菩萨的台座、高僧说法时的坐席都泛称为“狻座”，甚至在后来连给僧人写信也尊称“狻座”。狮子也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的文殊菩萨的坐骑，象征着智慧和力量。《五灯元会》卷九曰：“五色云中，文殊骑金师子往来。”《玉芝堂谈荟》曰：“释家以师子勇猛精进，为文殊菩萨骑者。”在大乘佛教中，文殊菩萨有很高的地位。他是众菩萨之首，被认为是如来“法王”之子，因此常称为“法王子”。他是智慧的化身，经常协同释迦宣讲大乘佛法玄理。一般的文殊菩萨像多为头戴五髻宝冠的童子形，喻天真纯洁。左手执青莲花，花上放般若经梵篋，表示般若之智一尘不染。右手执宝剑，以金刚宝剑能斩群魔，比喻以智慧利剑斩断烦恼，以狮吼威风震慑魔。与普贤菩萨为释迦牟尼佛之胁士，即文殊驾狮子侍如来之左侧，普贤乘白象侍右侧。佛教讲究“以像设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石窟大多刻有金刚、力士与狮子护法，大多安置在佛像两侧或下方，以护法、听经论道者和佛菩萨的坐骑等形态出现。狮子在佛教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对狮子形象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佛教的盛行，与之相关的狮子信仰及狮子影像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毋庸置疑。

佛教艺术的兴起，正值印度与波斯、希腊文化交流的孔雀王朝时代。为了弘扬佛法，阿育王诏令凿窟建塔，狮子柱头、帕鲁德围栏浮雕等萃集了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精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各王朝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推广佛教，通过佛教艺术来“无言说法”，以“像教”来弘扬佛教义理，也大力开凿石窟，雕刻造像，修建塔



寺，佛教造像艺术亦因而兴盛繁荣起来。又加当时中国同中亚、波斯等国交通、贸易的不断发展，文化艺术品也随之而来。狮子造型和纹饰的使用非常盛行，到了隋唐之后，狮子纹样已成为流行题材了。

佛教中的狮子是有较固定狮相的，如《涅槃经》卷25记载狮相为：“方颊巨骨，身肉肥满，头大眼长，眉高而广，口鼻方，齿齐而利，吐赤白舌，双耳高上，修脊细腰，其腹不现，六牙长尾，鬃发光润，自知气力，牙爪锋芒，四足据地，安住岩穴，振尾出声。”这一段文字就是狮子的写真。至东汉，佛教的狮相开始汉化，在保持威严尊贵的同时加入了许多中国人的审美观和审美情趣，如加入本土灵兽麒麟、龙、凤等特征。南北朝时期，在佛教艺术上也习用狮子造型，多见的形式是佛菩萨造像前的狮子。依山开凿的石窟造像，如著名的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中的北朝造像。狮子没有作为主体出现，而多是佛菩萨造像前的狮子，具有听经护法的作用，造型比较真实，昂首挺胸，以静为主，静中有动，既凶猛又和顺，最突出的造型特点是多呈蹲坐式。甘肃敦煌莫高窟现存几堵唐代骑狮文殊像的壁画，画面是一狰狞凶猛的立狮，足踏莲座，常有一梵装狮奴牵索而立，文殊端坐在狮背上。阎随侯的《镇座石狮子赋》描述唐代石狮为：“威镇百城，褰帷见之而增惧。坐镇千里，伏猛无劳于武张。有足不攫，若知其豢抚。有齿不噬，更表于循良。”唐时期印度狮子的装饰性与中国狮子的写意性交融，并呈现着由装饰性为主向写意性为主的转化，使狮崇拜中的狮子变得神似而非形似。佛教盛行使中国狮子的



艺术造型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中国的狮子造型在吸收外来造型影响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浓厚的驯良色彩，并充分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演绎了一种全新的独立于佛教的华夏狮文化。

三、中外狮文化

狮子自古以来，被人类视为神灵，当作图腾、族徽和守护神（图1~4）。在古埃及，狮子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象征着神力和王权，著名的胡夫金字塔前的“斯芬克司”（Sphinx）雕像就是传说中拥有神力的带翼狮身人首女妖。法老死后，斯芬克司为其守灵，威武无比，神圣不可侵犯。亚述、波斯艺术中大量出现的人狮搏斗场面：如“猎狮图”、“垂死的狮子”、“受伤的狮子”等艺术品，表现了王者的英雄无畏。在古印度，狮子是佛教的神兽。印度国徽图案来源于孔雀王朝阿育王石柱顶端的石刻，圆形台基上站立着四只金色的狮子，象征信心、勇气和力量。

台基四周有四个守卫四方的守兽：东方是象，南方是马，西方是牛，北方是狮。

在西亚，狮子则象征着勇猛和高贵，狮为兽王，能猎狮者自然成了人中之王。盛产狮子的东南亚，古代先民将狮子尊为“狮神”，至今斯里兰卡人民仍将狮子作为力量的象征，尊狮为国兽。新加坡是梵文的音译，新加坡国家、首都、城市三者的名字是统一的，意为“狮子”。斯里兰卡、保加尼亚、斐济这